

陽明學要籍選刊

# 莆田馬氏三代集

(明)馬思聰 馬明衡 馬朝龍 撰

王傳龍 何柳惠 編校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嵩陽書院研究課題「後期陽明學文獻整理研究」學術成果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陽明學要籍選刊

主編 張昭煒

# 蒲田馬氏三代集

(明)馬思聰 馬明衡 馬朝龍 撰

王傳龍 何柳惠 編校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莆田馬氏三代集/(明)馬思聰,(明)馬明衡,(明)馬朝龍撰;王傳龍,何柳惠編校.—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9

陽明學要籍選刊/張昭煒主編

ISBN 978-7-307-20475-1

I.莆… II.①馬… ②馬… ③馬… ④王… ⑤何…

III.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明代 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明代 IV.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193739 號

責任編輯:李 程

責任校對:李孟瀟

整體設計:涂 馳

出版發行:武漢大學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電子郵件:cbs22@whu.edu.cn 網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漢中遠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880×1230 1/32 印張:10.875 字數:208千字

版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475-1 定價:56.00元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凡購我社的圖書,如有缺頁、倒頁、脫頁等質量問題,請與當地圖書銷售部門聯繫調換。

## 《陽明學要籍選刊》出版緣起

自從王陽明創學立說後，「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明史·儒林傳》），陽明後學亦隨之而起。陽明後學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陽明後學是指與王陽明有明確師承關係的弟子，覃及再傳、三傳等，具體而言，主要指列入《明儒學案》的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北方王門、粵閩王門、止修學派、泰州學派等八大門派的學者，並可擴展至有明確陽明學師承關係的孫應鰲、李贄、郭子章等。廣義的陽明後學既包括在學統方面與陽明後學緊密聯繫的林兆恩、虞淳熙等，還涵蓋王陽明講友湛若水後學中搖擺於湛門、王門之間的唐樞、何遷等，乃至由此脉絡發展出來的許孚遠、馮從吾、劉宗周、黃宗羲等後學。

陽明學是明代的顯學，既有風行天下的展開，陽明講會興盛，良知異見紛呈，精彩迭出，亦有末流猖狂自恣，漸失陽明之傳。陽明後學文獻體量龐大，研究內容非常豐富，而陽明後學文獻整理是深入研究陽明學的基礎。進入清代後，由于學風轉變和政治高壓，許多陽明後學文獻在國內遭到禁毀。民國期間雖有所重視，但鑒于形勢所迫，未能大規模整理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陽明後學文獻的整理與出版提上了日程，其成果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以某一學

者為對象，搜集整理類似個人全集的文集；二是以某一文集為對象，盡可能收集其他傳世版本校勘，最終形成該文集精校本。第一種形式的代表成果如容肇祖整理的《何心隱集》（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第二種形式的代表成果如中華書局編輯部整理的《焚書》（一九六〇年）。這些高質量的成果是陽明後學文獻整理參考的典範。

二十一世紀以來，陽明學研究日趨升溫，陽明後學文獻整理出版成為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二〇〇七年，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出版發行了《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一編），共收錄文集七種，分別為：《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鄒守益集》《歐陽德集》《王畿集》《聶豹集》《羅洪先集》《羅汝芳集》。此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二編），于二〇一四年至二〇一七年陸續出版了《薛侃集》《黃綰集》《劉元卿集》《胡直集》《張元忭集》《王時槐集》《北方王門集》共計七種。此外，北京大學《儒藏》「精華編」項目收錄了十餘種陽明後學的單部精校文集，包括《聶雙江先生文集》《東廓鄒先生文集》《王龍溪先生全集》《南野先生文集》《近溪子集》等。

陽明後學文獻的整理出版極大促進了陽明後學的深入研究，如依據江西顏氏家族珍藏的《顏山農先生遺集》整理而成的《顏鈞集》，李學勤在序言中稱之為「是我們三十多年來屢次訪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這為研究陽明學在民間的演化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又如國內早

佚、僅見藏于日本內閣文庫的泰州學派鄧豁渠的《南詢錄》，島田虔次、荒木見悟相繼研究，由黃宣民、鄧紅相繼點校出版，深化了學界對所謂泰州學派「異端」的認識，而這些重要的陽明後學思想文獻並未出現在學界奉為主臬的《明儒學案》中。如今，這種現象又復現在泰州學派的管志道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又如能够推原陽明未盡之旨的再傳弟子萬廷言，《江西通志》稱其平生著述多有所發明，有《學易齋前後集》《易原》《易說》等若干卷，其書皆失傳。經張昭煒多年搜集，點校整理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刻善本《學易齋集》二十卷、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刻本《學易齋集》十六卷、《易原》四卷（附《易說》二卷）、臺灣圖書館藏明刻本《學易齋約語》二卷，以及南昌萬氏族譜中萬廷言的誥命、傳記等珍貴資料，彙集成《萬廷言集》，已由中華書局二〇一五年出版。在國內，影印古籍亦推動了陽明後學文獻整理。圍繞《四庫全書》，影印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禁燬書叢刊》收錄了為數不少的陽明後學文獻。在日本，位于京都的中文出版社與九州大學合作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宋明古籍，由九州大學教授岡田武彥、荒木見悟任主編，在臺北與京都兩地刊行了《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初編」「續編」「三編」「四編」），每種書前均附有解題，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其中，「初編」「續編」「三編」收錄宋明理學典籍，包括《龍溪王先生全集》《王心齋全集》《近溪子明道錄》等陽明後學文獻。

由上可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學界在點校整理和影印出版陽明後學文獻方面成績斐然，然而，相對於數量龐大的陽明後學文獻來說，已有的成績尚顯不足，實有必要繼續大規模整理出版。有鑒于此，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杜維明先生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召開了陽明後學文獻叢書新項目啓動會，一批年富力強的學者組建了陽明後學文獻整理的團隊，通過了叢書編校體例，制定了工作細則及工作計劃，確定了具體選題：《泰州王門集》《陳九川集》《李材集》《鄒元標集》《鄒德涵、鄒德溥、鄒德泳集》《周汝登集》《陶望齡集》《耿定向集》《唐樞集》《季本集》《楊起元集》等，杜維明先生任課題負責人，張昭煒、錢明任主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在浙江省社科院支持下，錢明先生為課題負責人，《泰州王門集》《許孚遠集》《王宗沐集》《楊東明集》《管志道集》《楊起元集》立項啓動，成立第四編。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由張昭煒召集，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召開第三編推進會，根據提交的文獻整理成果，課題已完成總量的近八成。經研究，由于張昭煒已離開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杜維明先生不再負責第三編，改由張昭煒任第三編課題負責人。鑒于耿定向文集已有其他點校者出版，第三編終止《耿定向集》，改為《查鐸集》。《泰州王門集》《季本集》《楊起元集》轉至錢明先生任課題負責人的第四編。十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立項「陽明後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錢明先生任首席專家，

課題包括《泰州王門集》《季本集》《許孚遠集》《王宗沐集》《楊東明集》《管志道集》《楊起元集》等，成為新的第四編。張昭煒主編的第三編更新為《陶望齡全集》《陶奭齡集》《唐樞集》《陳九川集》《李材集》《鄒德涵集》《鄒德溥、鄒德泳集》《周汝登全集》《查鐸集》《鄒元標集》等。目前，《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三編、第四編兩編同步進行。正如杜維明先生在第三編推進會上所言：「陽明後學文獻整理及相關學術研究工作是一項長期的學術事業，需要我們對陽明學這一課題投入極大的關注與興趣。目前國內不少省份的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社科機構對陽明後學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財力，已經形成了一個良性競爭的局面，但是我們需要一種『大氣魄』、『大格局』，在一種『學術健康』的情況下，開展相互合作。」

在完成鳳凰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兩次大規模文獻整理後，在第三編文獻陸續交稿、第四編啟動的基礎上，未經整理出版的陽明學重要典籍日益成為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重要內容。研究者偶遇善本、佚文，不以己珍獨享，輯佚成冊，以廣流傳，一己之力有限，衆智群力無窮，結合前期整理成果，《陽明學要籍選刊》雛形漸成。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陳來先生的支持下，課題組成員在清華大學國學院召開第三編交稿會，討論了《陽明學要籍選刊》。《陽明學要籍選刊》以重要單部文集為主體，延及與王陽明及其後學密切相關的重要散佚文獻，

選題以與陽明學關聯性為準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選題：

一、與王陽明相關的文獻，如王瓊的平藩公移等。

二、未列入第一編、二編、三編、四編，但《明儒學案》有列傳或有特殊貢獻的陽明後學的文獻，尤其是未整理的文獻、新發現的善本等；未列入《明儒學案》，但有充分證據顯示屬於陽明後學範圍的散佚文獻，如吳應賓的《宗一聖論》等。

三、已出版的第一編、二編未收錄的散佚文獻。

四、輯錄的文獻以思想性為主，避免寒暄問候的書信、應酬性的墓志銘等。輯錄的文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內容：地方志、書院志、家譜、族譜、墓碑、出土文物、博物館中有重要文字的實物等，如《復真書院志》的學者語錄。輯佚的文獻，每條必須標明出處，整理體例與文集相同；數書同引文獻，原則上以最早文獻為底本，並與他本對校，出校勘記。

五、不屬於陽明後學，但若該文獻涉及陽明學的重要問題時，亦可考慮輯錄。

在整理成果逐步付梓之際，感謝團隊全體成員的努力，感謝那些曾經提携及支持我們的師友！感謝我的研究生導師張學智老師！他指導我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研究與文獻整理結合，從而極大推進了《胡直集》《鄒元標集》的整理，並為我主編第三編奠定了基礎。感謝陳來先生給予的專業指導及推薦！感謝嵩陽書院的課題資金支持！感謝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

研究中心馮天瑜先生、楊華先生兩位主任的支持！感謝武漢大學國學院郭齊勇先生的支持！在整部第三編的編校過程中，杜維明先生一直非常支持我們，兩次北大會議，杜先生均親臨指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們曾經歷過既無依靠單位，又無資金支持的艱難困境。亦曾想過放棄，深感綿薄之力無以擔此重任，現在能堅持完成，實有賴于各位師友的鼎力相助，謹向各位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

張昭煒

二〇一八年端午於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 校點說明

馬思聰（1462—1519），字懋聞，號翠峰，福建莆田人。馬思聰早有學名，因家境貧窶，開館授徒為生，黃鞏、周宣、黃希英、周大謨等人皆出其門下。弘治十四年（1501），馬思聰自府學考中舉人。次年，福寧知州俞文煥聘其為諸生講學，寓南禪寺。<sup>〔一〕</sup>弘治十八年，馬思聰考中進士，隨授寧波府象山縣令，在任期間廉介自將，正己利民，復二十六渠，溉田萬頃。正德三年（1508），馬思聰返鄉丁父憂，服闋后補順德府平鄉縣令。馬思聰在任期間，改建六城門，修縣署，多有惠政。流賊熾盛，馬思聰畫地分民，環堵並築，誓與民守，賊乃無敢犯，然竟以兵興時擅役民築城坐罪。馬思聰謂：「若以築城保民獲譴，吾將何辭？」竟不之辯，遂謫判海州。正德十年夏，海州蝗起，馬思聰親赴督捕，歲獲稔。東海兩崖潮退泥淤，人病涉焉，又為甃砌馬道，

〔一〕 乾隆《福寧府志》云：「馬思聰，莆臣人，宏治己丑知州俞文煥聘為諸生講學，寓南禪寺。」按，宏治即弘治，避乾隆帝諱。今考干支中並無己丑，弘治亦無己丑年，而俞文煥到任福寧知州在弘治十五年，在任僅一年即以貪墨逃去，故知馬思聰受聘之事當在弘治十五年，干支為壬戌。疑「己丑」為「乙丑」之誤，實為馬思聰中進士之年份，其下缺「進士」二字，當連上為句。

置官渡，往來便之。正德十一年，馬思聰升任紹興府諸暨縣令，到任后將均征役、裁冗務、抑豪強等數事張榜於衢，遍告百姓。浙鎮中貴人縱其下遍歷郡邑誅求，至諸暨，馬思聰縛而鞭之，乃盡得其奸跡，抵以罪。隨擢南京戶部主事，奉敕督糧江西，駐安仁。正德十四年六月，適值寧王朱宸濠生辰之宴，或勸弗往，思聰曰：「吾往欲覘之，疾報天子耳。」及被執繫獄，不屈，絕食六日死，享年五十八歲。嘉靖元年（1522），贈馬思聰光祿少卿，配享豫章旌忠祠。次年，御史鄧顯麒上《正祀典疏》，謂馬思聰等死節非真，不當祀，遂奪二人贈官，并罷配祀。嘉靖九年，巡按御史穆相列上馬思聰死節狀甚悉，禮部尚書李時等請復贈官配祀，嘉靖帝下廷臣議，無異言，乃復其贈官、配祀，馬思聰身後事至此遂論定。馬思聰官職品級較低，朝廷並未特賜謚號，但江西士民曾於通衢立忠節祠祀馬思聰等人，後人遂以「忠節」為其謚號，而尊稱之為「忠節公」。

馬明衡（1491—1557），字子莘，號師山，為馬思聰次子。馬明衡幼年隨父就學，及其父中進士而令象山，明衡遂辭歸，從興化府同知朱海受毛氏《詩》。〔1〕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為宗，至

〔1〕 詹仰庇《明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師山馬公墓誌銘》云：「侍御年既十四，遂辭忠節公歸，從郡丞朱公某受毛氏《詩》，文學聲籍籍出諸生上。」明弘治時莆田縣歸興化府所轄，今考清同治《重刊興化府志》，弘治時興化府府官朱姓者僅朱海一人，故知所謂「郡丞朱公」者即為朱海，時任興化府同知，「郡丞」為其古稱。

馬明衡則問學於王陽明、湛若水兩人，並與王門弟子交遊。正德七年，王陽明《與湛甘泉》信中提及「子莘極美質，於吾兩人卻未能深信」，可知馬明衡對於陽明學也經歷了一段自懷疑至信奉的過程。正德八年，馬明衡自府學考中舉人，次年又中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在南京期間，馬明衡不僅得從王陽明問學，還與陽明門人路迎、林達、黃宗明等人相互切磋，詩文大進。正德十四年，其父馬思聰死於寧王朱宸濠之難，馬思聰聞訊親赴江右，與自莆田趕至的兄長馬明奇共啟父殯，易衣冠，殮櫬以歸。父喪服闋，馬明衡起復如京，復取道卒業於陽明。嘉靖三年春，馬明衡選授御史，適大禮議興，嘉靖帝欲隆其生母，故興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而下旨免昭聖皇太后生辰朝賀。馬明衡入臺纔十日，即上疏諫言帝隆大禮於所生而輟盛典於昭聖，情文相違，讒言易生，適以開兩宮之隙而滋臣民之疑，嘉靖帝大怒，逮下鎮撫司拷訊。陳逅、季本、林應聰等同僚上疏論救，皆詔下獄，卒罷黜馬明衡為民。此後廷臣雖多次舉薦，然終廢棄不復用。馬明衡歸鄉之後以讀書為事，時與朱泚、王鳳靈、林大輅相過從，暇則杖屨遊覽山水，摹寫景光。嘉靖六年，王陽明得馬明衡所寄書信，見其字畫文采皆有加於疇昔，勸其當用力於良知之學，莫因沉溺辭章而損傷根本。馬明衡閒居在家三十餘年，所著有《尚書疑義》《禮記集解》《春秋見存》《周禮通義》等書，惟《尚書疑義》因抄入《四庫全書》而留存至今，其餘著作均已散佚。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十四日，馬明衡卒於家，享年六十七歲。

馬朝龍，字從甫，太學生，為馬明衡長子。馬朝龍四上公車輒報罷，遂決意不復科舉。馬朝龍有詩名，與王世貞、歐大任、梅鼎祚等人有所交往。王世貞謂其「詩轉佳」，並贈有「虬髯生自赤，鯨力句逾蒼」之句，足見其詩作有可圈點之處。嘉靖中期之後，倭寇屢犯福建，莆田數遭兵禍。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倭寇又攻陷府城，大肆屠殺軍民數萬人。馬朝龍因避兵禍，四處奔走，居無寧日。隆慶改元，卹錄建言諸臣，馬明衡於格當贈。馬朝龍趨京師，冀伏闕得自陳，會有詔，令所部使者上其事，子孫不得自言，朝龍乃歸白於福建巡撫塗澤民。隆慶三年（1569），塗澤民暴卒，追贈之事遂不行。

馬思聰、馬明衡的遺作曾由馬朝龍彙編為《閩中馬氏集》，但因莆田屢遭倭寇兵火，至萬曆十年（1582）馬朝龍請余翔為此編作序時，余翔稱之為「祝融氏所留」，可見其時已成殘編。此殘編傳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時，裔孫馬之遂請鄭泰樞作序，改題為「馬忠節、師山二公遺詩」，「將携遊粵東，訪其令姪樂昌宰泰徵，梓傳於世」。今核同治《樂昌縣志》、民國《感恩縣志》，可知馬泰徵實際自康熙十七年已從樂昌知縣離任，同年改任瓊州府感恩縣知縣，康熙二十二年由梁廷揚接任。另據嘉慶《密縣志》：「海南嵐瘴毒人，如福建馬泰徵、河南梁廷揚……皆沒於任。」可知馬泰徵最終卒於官任，時間在康熙二十二年前後。馬之遂既不知馬泰徵近況，又無從訪求之，乃知刊刻之事終未能成。光緒二十四年（1898），莆田劉尚文得

此「島夷灰燼之餘」，重新編次馬思聰、馬明衡詩文殘編，又附入二公志傳及所遺文詩，交由其後裔馬鴻年刊刻行世，書題「馬忠節公父子合集」，牌記篆書「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春二月開雕」，又有「福州蔣紹荃鐫」的刊工題記。此本是目前保留馬思聰、馬明衡、馬朝龍詩文最多之本，實際上也是馬氏父子三代遺集的初刻之本。

《馬忠節公父子合集》卷首為余翔《閩中馬氏集序》、鄭泰樞《馬忠節、師山二公遺詩序》、張僖《馬忠節公父子合集序》、劉尚文《重編馬忠節父子合集序》、張景祁《題馬忠節公父子合集》、《明史本傳》（馬思聰）、《明史本傳》（馬明衡），以下依次為《忠節馬光祿先生軼詩》（錄馬思聰詩二十四首）、《侍御馬師山先生軼詩》（錄馬明衡詩五十四首）、《附馬從甫賈餘稿》（錄馬朝龍詩十一首）、《附馬之遠詩》（一首）、《侍御馬師山先生軼文》（共五篇，疏一、序二、記一、碑一）、黃鞏《明故南京戶部主事翠峰先生行狀》、林俊《明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水南馬君翠峰墓志銘》、黃鞏《祭翠峰先生文》、詹仰庇《明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師山馬公墓誌銘》、林應聰《論救臺臣疏》、王守仁《與馬子莘書》、《附贈答諸詩》（錄他人詩二十四首），最末為江葆熙識語。《馬忠節公父子合集》所收零星不全，無法反映馬氏父子詩文面貌，劉尚文稱「今讀兩公詩，選詞鍊調雅合唐賢，非騷人墨客所能望其肩背，抑何其工也」，不免為過譽之詞。即從體例而言，此書編次亦較為混亂：既云「忠節公父子合集」，正

文又附收馬思聰之孫馬朝龍、裔孫馬之遠詩，繼而方為馬明衡文章；既將馬思聰父子《明史本傳》置於卷首，《行狀》《墓志銘》《祭文》反又置於卷末，之後續收王守仁書信、他人贈答詩歌，皆可謂不倫不類。但明代中期所編訂之文集，在島夷灰燼之後，復能流傳數百年，並最終刊行於世，亦如張僖所稱：「（馬氏父子）原不必以詩文顯。第即詩文論，亦挾有忠義貫日月之氣，盤鬱乎其中，與英風亮節共垂不朽，正不得以殘縑斷簡而少之也。」

今光緒本《馬忠節公父子合集》亦成為珍稀之本，僅國家圖書館、廈門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寥寥數家圖書館方有收藏。2010年廈門大學出版社《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2013年黃山書社《明別集丛刊》第一輯均將此書影印出版，但前者所用底本為廈門大學圖書館所藏本，內鈐「閩郭白陽藏書」「莫等閒齋」「郭氏白陽」三印，知舊為福州著名藏書家郭柏蒼之子郭白陽所藏，惜其中多有蟲蛀殘缺之處，不若後者所用底本為北大圖書館所藏本品相完整。但廈大所藏本在書末《附贈答諸詩》部分多補入五首詩，因而有兩頁版心頁碼均為「四十八」，比北大所藏本多出一頁，雖為較后印本，內容反而更為豐富。另據整理者考察，國家圖書館凡藏兩種，實際上均為所見品相最優之本，其中之一鈐有「讀梅花百詠齋」、「莆田劉氏」圓形瓦當印、「澹齋持贈」、「莆田劉澹齋藏書記」四印，知其即為此書編者劉尚文（號澹齋）所藏本，專供贈送所用，其最末頁亦重出四十八頁，與廈大所藏本同；另一種雖無

藏書印，但以白紙刷印，紙質在所見本中最佳，而字畫精細，又有墨批若干處校改訛字，並對書中文字的刪削、補入提出意見，乃至對刻工剝板不細而殘留墨條處提醒改進，可知此本當為初刻試印本。此初印本與北大藏本相同，書末亦缺少后印時所補入的五首贈答詩。墨批者並未署名，但觀其對卷首張僖序進行了大面積的修改，疑其即為張僖本人。張僖時任興化府知府，屬劉尚文、馬鴻年的本地官長，刻本既邀其作序，則在刻成后先以好紙刷印呈送，亦在情理之中。墨批所提意見皆頗為得當，但或許是意見並未反饋給刻工，抑或大面積調整板片十分不易，實際上未被採納。本次校點整理，即採用國圖劉尚文舊藏本為底本，此本與廈大所藏本內容一致，收詩較多，但品相更為完整，毫無蟲蛀殘缺之處。此外，又以小字過錄國圖初印本之墨批，原批在天頭、地腳者均置於文中相關處，並加「墨批」二字註明。底本雜引他書詩文較多，整理者則取所引諸書原文參校，標註異文、異字及所用參校版本以供學者參考。

馬明衡存世著作尚有《尚書疑義》一書，《四庫全書》據天一閣抄本收錄，亦為現今存世唯一版本。遼寧省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各藏晚清《尚書疑義》抄本一種，均為從文瀾閣《四庫全書》中再次抄出。今據卷首馬明衡原序，落款時間為嘉靖壬寅十有一月朔，是年馬明衡五十二歲，然則此書當為其晚年罷退田園時所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此書「能參酌衆說，不主一家，非有心與蔡氏立異者」，又云「明人經解冗濫居多，明衡是編尚能